

人伊悵水雲從空

空從雲水悵伊人

●陳克誠（前國立臺灣大學教授）

最愛國的學生領袖

周紹濂兄，字慕溪，湖北漢陽柏溪鎮人，早歲在中學時因成績優異遠赴江蘇升學，考入頗負盛名的第七中學。畢業後於民國十三年，考入國立東南大學數學系肄業（這一年是東大入學考試最難之一年），在名教授熊慶萊（迪之）、何魯、段調元諸先生指導之下，他是當時最傑出學生之一，與他同時期的同學，有李達（仲珩）、李銳夫等，後來也都成為名教授。

紹濂兄在校時不僅是最用功的學生，課餘之暇也是最活動最愛國的學生領導人物。民國十七年，他發起組織中大湖北同鄉會，當選為會長，當時的會員有名教授黃侃（季剛）、王世杰（雪艇）、時昭瀛、湯用彤、聞一多、艾偉（險舟）、劉樹杞諸先生，是湖北學人在中大講學的極盛時代。

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發生濟南慘案時，周紹濂非常激動，奔走呼號，從事反日運動，擔任大會主席，是最重要的領導人物。

我於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考入東南大學

附中的高中部，當時湖北同鄉在南京讀書的人數不多，故與紹濂兄相識甚早，民國十六年春張宗昌軍隊包圍東大校舍，因此，我們結伴還鄉。十六年暑假我們同返南京，希望恢復上課。到南京後，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，開始新生入學考試，我以附中的資格，參加入學考試。考取後，適逢龍潭之戰，我們幾位湖北鄉友，就成為朝夕相處的患難之交了。

紹濂兄於民國十七年暑假畢業，他是東南大學改名國立中央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，畢業後即回湖北，任省立第三中學數學教員，今日國府駐教廷（Vatican）大使周書楷，就是紹濂的及門弟子。民十九年暑假周書楷等到杭州畢業旅行，就是由紹濂兄帶領的，中大湖北同學會歡迎招待，當時湖北教育界待遇優厚，他在湖北任教三年以後，自費赴法深造，入巴黎大學專攻研究工作。

留學德國聚居一處

一九三六年春我得到 Humboldt Foundation 的獎學金，赴德留學，紹濂於五月間通過

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考試後，即到柏林與我聚居一處，白天我去上課，他即補習德文，週末則同遊柏林近郊名勝，暢談今昔，為我們旅歐最快樂的時期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間，紹濂接到山東大學的電報，聘他為數學系教授，他即整理行裝，準備回國。但在他留法四年期間，他的兩位幼齡子女，均不幸夭折，他家中並未通知他，他準備買些玩具有返國，以作紀念，我不敢讓他知道女兒夭折的惡耗，只勸他少買為佳。

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，紹濂兄應老師段調元之邀，轉任重慶大學教職，在中央大學兼課與謝立惠兄等共事，段調元當時任重大理學院長，對紹濂甚為倚重，言聽計從。一九三九年春我通過柏林工大博士考試後，紹濂來信願推薦我到中國，到四川樂山武大任教，但與紹濂兄隨時保持聯繫。一九四三年我轉到重慶歌樂山水利部工作

，同時也在中大水利系任教，更與紹濂兄時相過從。其時紹濂雖仍在重大與中大任課，但他大部分時間，擔任中央銀行負責各種保險方案的規劃

勝利還都復旦共事

一九四六年勝利復員，我隨水利部遷居南京，每週到上海復旦大學上課，紹濂遷居上海，任中央銀行設計委員，也在復旦兼課，我們每週均有機會聚會一次。

一九四七年我赴歐洲參加在海牙舉行的世界動力會議。一九四八年繞道美洲返國，往返經過上海，與紹濂聚談，他在上海擁有一所房屋，頗有安居之樂。

一九四八年寒假，我應臺南工學院之聘，赴臺灣任教，行前向紹濂兄辭行，當時他的行止舉棋不定。

聖文
文庫
張大千外傳 隆書出版

戚宜君著

本書爲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鑿客名士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御妻有術教子有方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龍游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錘百鍊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多幅，現已出書，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我在臺灣任教十年，於一九六〇年參加東京地震工程會議後轉往新大陸，在 Kahuna 等大學任教十餘年。於一九七一年退休，轉到西德

周紹濂雖意外的去世太早（享壽六十六歲），但在過去十餘年之後，得到平反，恢復名譽並爲其出紀念冊。

任教兩年，對國內的消息隔絕，與紹濂兄失去聯絡，一九七一年在西德時，曾與李仲珩兄通信，問紹濂的消息，仲珩兄回信說：消息不好，紹濂已不在人世，我讀信愕然者久之。紹濂兄爲一代學人，是數學奇才，雖曰桃李滿天下，仍是壯志未酬，死不瞑目。

同時男女公子均學有專長，各有成就，女公子青青大學畢業，次女公子次青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學位；公子宏仁、宏義，分別在美國及澳大利亞完成博士學位，一門俊秀，紹濂兄繼起有人，他地下有知，應可一笑矣。

一九八〇年，我應邀返大陸參觀水利建設，曾到上海會見周夫人馮女士。她說紹濂身體極為健康，只是到蘭州大學任教後，在十年動亂期間

我與紅源兄四十年之友誼，幾為患難與共，朝夕相處甚久，緬懷老友，真是不勝感念之至。藉其紀念冊出版之便，僅簡述其生平，以誌懷念，謹附錄拙撰一聯，以作爲本文之結束：

，受到嚴重打擊，以致體質大虧，一九七一年返滬後，發現家中亦被清算，家徒四壁，因刺激太深，回家不到十日，即因衰弱而去，殊大出意料。

有數理奇才，富民族思想，滬上頑奎星，頓教朝野哀國士；

繼起有人應可一笑

雨，空從雲水悵伊人。